

也許有高原之虹氣吞山河
也許你會發現
劇場裡觀眾全體起立
你將疲勞過度
拒絕謝幕

1989年9月寫於被囚時日
1991年元月憑記憶重抄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91年3月號

給 你

1.

背依落日，你的細語
流成黑色的河
月光正伏在夜的肩上
默寫星星的語言

不去窺視你眸子裡的深淵
深處的潛流
依舊沉澱朦朧的帆影

你聽天河裡水的流淌
你聽霧的港灣裡無痕的起航

現在，你輕聲說起再見
那太久太久站立的位置
屬於你，矗立成永恆

2.

折一支寂靜的光束
給你。沉重沾滿了
你腳下的土地
從此，你到處帶上這個陰影

你留下懸崖上的思索
那條路通向哪裡
穿過森林、沼澤地
風把你送上一條小徑
走過去，正是夏日
理想被烤成這片焦枯的荒漠
渴望的綠洲
永遠在前面，消失
只有前方的視域
給你！臨行時的信念

3.

現在，我們重新交談
從我的眼睛裡
你可以拿走你的辛酸

也可以從我的額頭
拿走你的思索
或許這樣一來，你的眼睛裡
才會有我尋找的憂傷

但是，這崩潰的天空
也屬於你
正如你忘記的村莊
有一個聲音在說
你走了，我們卻永遠看見你

4.

餘下來的，你坐在燈光下
你是否注意
走進陰影的時刻
路正在死亡

你還能留下甚麼
除了懸崖的那雙腳印
被當作神話

翻閱、改編、演義
你不必提問，結尾
給你一縷悠閒的煙

1989.9

血色裡

血色裡
漂滿銅錢般的盾牌
揮灑出空洞的癡笑

高空之上一頭太陽噴吐著夏日情緒
十億顆頭顱仰盼芬芳的雨
陰暗角落裡爬出一隻醜陋的蜘蛛
織成天衣無縫
每顆頭顱都是一個死結

逼近黃昏時
田野的阡陌縱橫成現實舞台
模糊的燈光下木偶林立
雜亂了行人的目標

是否會有清晰的畫外音重新響起

1989年9月前後，於曲阜師範大學

首次發表於《六十四首（1989-2009）：趙思運詩集》，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

從火刑到復活

那被詆毀的、中了咒語的落葉喬木
周身洋溢的生命氣息
正在燃燒的書籍和橄欖枝條
並非是在蓄意渲染的舞台效果
悲劇的布景和道具

那被錯認為白晝的夜晚的正午
天空的顏色不再是虹膜的顏色

我的手指最先觸摸到世界各地的火堆
臻於完美的幾何構圖敦促我勞作
營求同樣的建築
深入粘土，還有空氣和水
品嚐與粘土接近的血族祭品

如此持久的燠熱和旱季
舔破了乾渴的嘴唇
始終面對一角晴天
整個中國祈雨的失敗
以流汗的、流血的給予回報
使我懂得甚麼叫多姿多采的犧牲

這種人類詞彙難以盡述的劇痛
所以雨會夾雪

雪中也會燃起一堆神奇的火焰

我們就是在這種白熾的平靜中受孕
追隨它的音樂，成為殺害自己的凶手

深深地讚美火！總是太多的火
帶來了災難，每一次火災都成就了一名殉道者
做火的主人，也嘗試做火的奴僕
它還使我最終觸及大地的本質

那是我們跟飛鳥一起享有的
與這種熱力結合，我們也分享了殘酷

1989.11.24

魚之屠

一夜之間 水之皮膚剝蝕
蒼老的湖床裸露 風吹不皺
陽光如血雨 空氣氾濫一種腥味
絕倫的屠殺總是在
最美麗的早晨開始

大群大群的食雨鷗翔集
充血之眸動人如火 那些翅膀
如此年輕的潔白 在秋水盈盈時
他們單純如一幅水彩
而此刻 其啼鳴如瘋子的浪笑
嗜殺亦可成為習慣 使之
被淤泥染上永難褪色的漆黑

你們——眾魚之魚
被水所嬌寵的一代
天地間最完美的造型 當
獵漁者的天空也降落在頭頂時
最善良的願望像被剝走的衣服
詩一般的軀體 在劫難逃

自由作愛的歲月隨水而逝
卵化之初 即被定刑的死
在整個成長的年代都不被確認

迷醉於溫和的世界表象 而
突然要直面這種宿命時
驚愕失措 難以置信的嘴
大張如臨難者不瞑的眼睛
你們的抗議 卻變為無聲的哀樂

網羅密布 湖之傷口——
最後滲水的塘窪 竟成了
全部生命唯一的高地
被集體驅趕向死 一條
由惶恐到從容的結局旅行
你們漂亮地扭動如舞
青春的鱗衣在泥沙磨礪下
如火如荼 如熬過漫長苦難的
聖徒 在望見神的眼光時
唇邊升起的最後一抹微笑

你們註定衝不出那些鐵堤
不是每一種曲線都如母乳
曾經依賴賜予的水而生存
也必將以失去水而被謀殺

確難承認 優雅的漁歌
在此時 竟作為喪鐘敲響
而最缺少攻擊性的柔弱之群
卻要作為犧牲奉上祭壇
在毀滅的早上 太陽依舊升起
這叫著甚麼 誰能夠回答？

你們——魚 無辜的亡靈

一切美好都已失去 因死亡驟臨
而突然成熟的一群 留下的遺囑
只是把純白的軀體翻向天空
向一切存在者質詢 把苦難
和恥辱的符號 公布在曙光之下

1989

名城之死

就這樣 曙光擱淺 群鴉裹挾
永不復現的日蝕而來 大地痙攣
於血肉橫飛的噩夢中 無數人
浪跡街頭 尋找失去的器官

像大群大群墜毀的風箏
被流火所曝曬 被履帶
掀起的蟬翼的渴望 布滿街頭
再也無人認領的房屋 在此夜
大張如沒有聲音的喉嚨

琉璃瓦一片一片地震落
由艱難歲月醃熟的皮膚
成長的最後象徵 被揭去
大地最險惡的胴體 一覽無餘
那些風鈴 最後的轟鳴
顫然而去 一如幼稚的心

突變為爛熟的果實 無風而墮
亂滾而成失重的人頭

河水凝重 無冰板結
世紀的傷口自此而為鴻溝
不暝之眸 永難彌合

創造是如此艱難 而
摧毀竟這般容易 名城
若干年的燈火輝煌
一夜之間 化作歷史的沙盤
就這樣 死在最不忍睹的
定型裡

1989

某 年

隔著時間巨大的斷層 我依舊
清晰如對鏡 依然怵目心驚於
那突然蒼老的額頭一般凸現
在和平歲月中的 某年

洪荒時代 長河改道之缺口
一望無際皸裂的崖岸 在
秋風落葉間片片崩潰的祈禱
被十萬雙手所掩埋

仍然茁生出沉痛的火焰
某年 集全部不祥的意象
在永難改順的史書上嶄現

一段無法跨越的地溝
全部翅膀重新年青的一閃
十二個月被剪斷為兩個世紀
漫長的準備 命定的受創
東方最後一次愚蠢的蒙難

某年 天文學家秉燭而書——
全年日蝕 史無前例的奇觀

1989

靜 物

本來有人坐在椅上
本來有人坐在桌旁
本來有人給一盆花澆水
本來有人從書本中抬起頭來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那個隨著音樂起舞的人
那個喜歡吃麵條的人
那個喜歡喝白開水的人
那個戴頂帽子擋陽光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一個分水給陌生人喝的人
變成一個為信仰而停止進食的人
變成一個含著眼淚勸告武警的人
變成一個為朋友擋去子彈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輾成了碎片
撞成了彈孔
吹成了風砂

撒成了灰塵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了你我身畔永遠的影子
變成了我們每日的陽光和空氣
變成了生活裡的盆花和桌椅
變成了我們總在讀著的那本書

1989年

句 子

1

我晃動於你的水中
目光漲滿你，夢中的都市
我和你和水升向夜空
我觸摸到一種真實
寂寞而幽遠
我抬起頭，以你為桌
默默寫下最初的句子

2

夜的對面，有魚唱歌
有句子原始的步伐踐踏
無字荒碑，你靜倚而坐
如同夢燈，醒著經年的光芒

3

你會在夜裡，向夜跪下
我會一邊喝酒，一邊
舉一隻倒空的杯子
敲擊夜和凍傷的句子
你會覺得愉快

4

自遠古汨汨而游，句子
入無帆之海，你的水
在西，陽關在西
無所謂故人
只有句子，不知所措

5

遺忘開始，舊畫面跌盪
我把句子移到畫外
關閉所有器官
獨坐扁舟與野渡間
等待，錯過一場陳舊的劫

6

正午。句子小心地傷害我
太陽很好，我坐在陽光下
直視自己的影子
向遠處浮退，無休無止
我無意盤問，秋色漸近

7

你的雙眼篩落，句子
折射的光芒，驚醒
不寒而慄的今天
無從逃避，深心許諾
層層遞減的溫柔，或者深淵

8

句子順著開不敗的陽光款款走來
羅織今天的謊言和蛛網
晚鐘，為明日的寓言作證

而我走了過去。沼澤之後
我不知道還有甚麼
比落葉更令我感動

有關落葉
其實我一無所知
如同面對未來
我一無所知

9

我決定回到房間，並計算所用的時間
成為房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對你
於悲哀之後，想像一種真實
別人的房間也在漏雨
我跨開腿，以圈子為桌
低喊著寫上最後的句子

1989

原載作者自印詩集《回首已遠》，1993

悼亡詩

我要求這樣一位主，他比血腥
來得早，就像一架廢棄的收割機
阻塞在路口上。他少於說話。
開口就給人們帶來新的方向。

答應善良的請求，密爾頓
呼籲過：「主啊，復仇吧！」
我要求他像燒焦的青年那樣
受難的人能夠請求到力量。

他突然出現在持刀者身上
我不會驚訝，把黎明的光亮
還給早晨，是他的本分。

已經到了主拯救自己的時候了，
讓虔敬的東方人回到家園
在個人思想裡記起無上的所在。

1989

原 則

絕不讓白晝的光芒在詩歌中消失
或減弱。詩歌中的黑暗
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黑暗的剎那。
它嚴密，窒息人，接著就是黎明。

讀者將黑暗的印象長久地
保存下去，不是詩歌的錯誤。
他們易於感動，聯想到生活。
而老人的淚花，並不是發現了天堂。

他們接近於死亡，恐懼和
生命的激情鼓起蒼老的雙手，
抓住友誼，舊事物，一切。
甚麼能夠挽救他？歲月滾滾駛來。

他仇恨！他殺氣騰騰！
這樣的老年讀者，無法聽到
處處燃燒的火焰未說出的啟示，
詩和鄉村石砌的電站一樣樸實。

更多的老人內心安靜，
回想昔日的風暴，深深地驕傲。
孩子像樹一樣在森林裡
挺立，他想，現在可以死了。

埃茲拉·龐德那樣的詩人
並不追求清澈。而但丁
同時擁有太陽和月亮的光亮。
而龐德被但丁的完美擊倒。

詩歌把颶風帶給少年
給天真的個性第一次打擊，
可能否定他的善良的計劃
甚至他的光榮，他的一生。

青春是青年貢獻的主題。
詩歌熱愛革命性的主題。
藉此，詩歌發生著蛻變，
變得凶猛了，變成了另外的東西。

在鬥爭中詩歌向著光明
面龐和雙肩掙脫自我的
陰暗的密室，那潮濕腐臭的
制度中的欲望和道德的糟粕。

機器，瓦礫，荒山，
詩歌變成了野蠻的圖畫。
高壓電線和流行歌曲
使它們成為早晨的風景。

詩人的責任至今沒有終止。
給一些人勇氣，給一些人，
永久的安魂曲，這樣的
詩歌，符合人們的境遇。

無視這些詩人，無視這些
悲憫的心靈，他們把全人類的
傷口集合到自己身上，
多麼可恥！哦，可恥！

原料，元素和技巧，
都是為某些詩人準備的，
他們抗拒死亡和時間，
越過了重重空洞的房間。

他或許不是自己思想上的主人，
或許是，年過三十，
他就剩下這副骨架了，
古老圖畫還是閃現在天穹。

他的形體躲進偽裝，
雷轟，電擊，雨蝕，雪埋，
和大海的咆哮，給世界
增添了多少合適的形象！

一個人會多於一群人。
一首詩會告別許多夢。
這時，石頭透明，
並像鳥兒一樣飛翔啼唱。

自然，石頭還是石頭，
骯髒身體還是骯髒身體，
是重量，是牢固的不可知，
但詩使它有了魔法和解釋。

這是白晝的光芒改變了
事物的形狀。這是早晨
展示了方向。閱讀的快樂
就是黎明降臨，傾斜，熱烈。

1989

原載作者詩集《動物園的狂喜》，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紀元

一

早晨
一個早晨
所有的大學變成了旗上的布
布上的字

一個早晨
整整一個國家的課桌都飄上了天空
整整一個國家的眼睛都紅腫著
一本正經的國家忽然
目光懸蕩
盯緊了大地上
匍匐的學生

石頭的廣場，翕動著
乾燥的嘴唇
每棵樹上吊著一隻隻
空洞的胃
一個國家，一動不動
僵在那裡
家長沒有表情
家長沒有震怒

這些孩子，一個個從家裡走出

走進識字的地方
走進講道理的地方
然後走進這裡
然後坐下
然後跪下
然後躺下
然後和道理一起僵在這裡

事情很簡單
一個老人死了
這個人曾解開過無數罪人的手
最後他自己
成了罪人
那個夜晚，老人憋足了最後一口氣
他不知道，有時
就這麼一刻也能成為里程碑

為甚麼這個國家的花圈裡
總是滲出鮮血
為甚麼這些腳不能自由走動
為甚麼總是孩子們
一輩輩走上街頭，為甚麼
大人躲在後面偷偷觀察

誰也沒有想到
事情變得這樣亢奮
誰也沒有想到
亢奮變得這樣糟糕
一隻船，喘息著
擱淺在無數人的聰明中

人們各自向著相反的方向划槳

這是難堪的時刻

這是較力的紀元

黃色的額頭，沁出一層黑色的汗

遠方，五月的廣場上

漢字無聲地飄蕩在空中

二

他躺在五月的廣場上

像一隻死狗

骯髒地蜷伏著

他曾無數次來過這裡

節日喬裝成方磚

色彩喬裝成歡樂

軍警林立

他突然出列，傾斜著跑向遠方

慢動作般地，他

走到石碑下

把一條殉難者的布條

橫貼在種族的前額上

他的雙腿，癱倒地跪下去

膝蓋和石頭發出了暗藍色的火苗

乞求者的姿式

使高大的石頭驟然變矮

他的兩隻手，緩緩舉過頭頂

呈上一張
無人接納的白紙

他的眼淚，終於流出
滾熱滾熱的、昂貴的液體
連眼睛也無權制止的液體
形成了無數條
向下的河流
他來到這裡，是為了完成
這非法的分泌

正是他媽喊他回家吃飯的時刻
他伸出手，推開了食物
把牙齒咬向憤怒
把食管朝向死

像一堆被遺棄的衣服
他躺在五月廣場上
微弱地一起一伏
生命的鳥
正一隻隻飛走

箭無處可射時
就射向自己的心臟
嘴唇，不能自由地張合
就讓它永遠關閉

這是揮霍生命的時刻
這是以血求血的紀元
無助者們

渴望自己變成一把劍
要麼刺穿自己
要麼把一切刺穿

三

他，和無數隻腳一起
躺在骯髒的廣場上
石頭廣場髒得像一張蟾蜍皮

一本厚書，代表
全部過去的事物，硌著他的腰
他一動不動地望著天
整整六天
體型巨大的動物拒絕進食

年輕的胃
飄浮在一平方公里的開闊地
一隻隻空曠汽球
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地
把肉體拉向天空
凝在指紋中的風暴
一圈圈鬆懈

蠱惑之蟲，從北方爬向南方
從一個城市向另一個城市
這是乞求的哭泣
這是以命相抵的脅迫
所有人，所有看的人都放下碗
隔著螢幕，盯著

古老的竹筷停在半空

半空中是一隻手

古廟，荒草，骨瘦如柴的乞丐

空蕩蕩的碗

黑壓壓的餓殍，呼嘯著

布滿了廣場

水和食物開始發臭

牙齒和嘴開始發臭

表情開始發臭

忍耐開始發臭

時間一秒一秒地開始發臭

拒絕生命的人

要求自己成為前所未見的頑石

第七天時，他睜開眼睛

一個老人的臉孔

和旗幟的一角

無比巨大地俯落下來

他再次仰面倒了下去，倒下的時候

目光變成石頭

呼吸變成石頭

吹過廣場的風，一瞬間變成石頭

這是一步就可以跌入白雲的

萬丈懸崖

這是英雄豪傑出場的最好節拍

該有表情的臉，全部

面無表情

政客手裡的念珠一顆一顆溜走

憂傷的絲綢
像巨大的舌頭，一起一伏
舔著發炎的傷口

這是最難熬的時候
這是水滴石穿的紀元
力量，正通過兩隻手腕
摧殘著無奈的孩子
所有人都明白
答案就在手邊一寸遠的地方
解開那隻鈕扣
只需要一秒鐘，然而
鈕扣後面便露出所有繫扣子的人

四

早晨，由所有昨天組成的早晨
壓得所有的人
透不過氣
自虐者
以自虐的方式，鞭打太陽
馬頭高聳
特洛伊戰爭，繫在海倫
一根顫抖的頭髮上

無數遲到的船長
同時到達舵位
與一條船，一起喘息著
如果這隻船
不能飄揚過海

那麼，就讓它粉身碎骨
越過一次山脈

這個五月，上帝把他巨大的辦公檯
遷到了這座城市的上空

他說
既然所有的人
都執意朝著一個方向
那就只好走吧

他說
罪惡，註定要遭受十倍的賠償
你們中間有人
仍想偷偷說出一個句子時
所有的動詞
都已悄悄溜走

他說
一塊石頭錯誤的姿式
遲早要跌落下來
當豆芽哭泣著分泌出眼淚
執拗的農夫
也會放下鞭子

他說
郵差已經上路，得意的人
還沒有收到
那封可怕的電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
食指和中指
俊峭而殘酷地
升上天空，那是決鬥年代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傾斜站立

未成年的上帝
將自己塑於沒有基座的石碑上
這一次
前面沒有摩西
把血管擰成一根根繃繩
他們自己牽引東方

這，不是戰爭
這是靠眼淚與死亡取勝的紀元
雄獅已跳入想像
庶民第一次湧起意願
神聖，眾可企及

這，也不是開始
這是罪惡與痛苦的
另一種方式

1989.5.23-26

2014.2.19改

作者註：本詩作原定1989年5月28日《深圳商報》發表；製版後，被撤版。2014年首次公開。

一九八九（組詩）

侏儒的節日

這個侏儒攤下紙牌。

他說：殺吧。

血從大陸滲出。

他點了一支菸，嗅了嗅漿狀的屍體。

他說：好。

侏儒品嚐完屍體的盛宴

墳墓般的臉頰比胎兒更紅潤

吐出一口腥氣。

他說：不多。

他重新拈開紙牌，看見人像上

眼珠和血管依舊新鮮。以及

撕落的嘴唇咧笑出午夜恐怖。

在侏儒鋒利的手指下，我們的骷髏

如氣球和鴿子一樣懸掛。

裝飾屠戮之城的光榮。

侏儒在夢裡開槍，血

從大陸噴湧！

（在侏儒背後他的子嗣
更矮，更陰冷。）

饑餓照耀中國

裸露這些乾枯的腹部！

撕開它們，撕開
像破布一樣的，專制和欺騙的填塞物
被血所焚燒
流完最後一滴絕望的、純潔的胃液

胃液在清洗著整個大陸！

你們被吸乾了的骨頭依舊生長
構築廣場上的堡壘，皮膚
被敲得發響，空洞的聲音滲透死亡

但你們是新鮮的！是花朵！
你們面對腐爛的老人，只有憤怒，沒有眼淚！

當你們的嘴升起：中國墓地上的繁星
吮吸著腥味的寒冷
七個晝夜因此而痙攣
嘴覆蓋住貧瘠的土地，沉默
比音樂更刺痛，饑餓
就是無形的火在頭顱之間傳遞

老得像嬰兒的人還在中國的乳房上啃齧！

於是你們贈送饑餓如紙的屍體

冰涼，顫慄

於是你們把胃扔出去，供他們咀嚼

這些餓得發硬的、揉碎的胃！

這些餓得發亮的、歌唱的胃！

讓饑餓流遍中國，照耀中國

你們！唯一的死亡！掏空中國的有毒生命！

慶典

憤怒的、真實的步履！第一次

跨越夢境之外

無數身影如森林聳起，覆蓋城市

第一次！咬住用權杖支撐的頭

所有牙齒在同一瞬間迸發，爆炸

吐出閃電般的字，在一夜間繁殖

成為浩蕩無邊的舞蹈

步履的火焰！踏著詩一般的節奏

使竹制的宮殿破裂，足跡綻開於街巷

逼近空氣，逼近活的自己

踩痛那些失血的手掌！這種節奏

比武器更熱，捅穿被禁閉的空間
空間裡流出膿，正如皇座潰爛
一百萬個詛咒者挖出一個墓穴
讓被口號殺死的屍體呼吸最後的無聲
最終的腐臭和黑色！

森林般的步履生長著！
從高地到平原
用根莖攫住人類深處
每一個人是一首歌，每一首歌
是燭光照耀這個慶典的隊伍

這個從扼死的邊緣呼嘯而來的節日！

輓 歌

我聽見無數頭骨在鋼輪下輾碎的聲音
從北方傳來！還有淒厲叫喊的影子
在子彈下慘痛仆倒

我看見無數晶瑩的眼睛濺落，帶著
最後一滴淚水，化為腥味的空氣

我觸摸到新鮮的血燒成灰土！

從謊言到屠刀，只有一夜之隔！

被掏空了內臟的廣場，恐怖，死寂
煙縷如鬼魂飄泊
屍體的氣味！凝凍著
如石碑，冰冷，成為記憶

當暴君的手指撕裂你們搏動的心臟
這些張開的心臟繼續歌唱以至永恆
噴湧青春！在
歷史與未來的旗幟間回響

一個麻木的國度被質問：甚麼
是肉體的芳香？那是在廣場上
被焚為焦土的人們散發的！
（你們成為泥土
預示了繁殖儀式的最終到來）

無數人在火焰中消失
無數人在火焰中誕生！

1989

